

我与文联不得不说的故事

□沈启鹏

近百年以来,中国文艺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、人民的觉醒、战火的硝烟,从左翼联盟、鲁迅艺术学院、延安文艺座谈会,到新中国成立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,从鲁迅、巴金、徐悲鸿、蒋兆和、冼星海、聂耳等无数文艺家的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戏剧各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到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,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靠枪杆子笔杆子打出了一个新天地。历史证明:文艺离不开人民、离不开生活,离不开党的领导。因此,文联就成了“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,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”。

我有幸从1980年起任南通市美协领导职务三届、文联副主席两届,后任市美协名誉主席至今,一直与文联、美协保持着密切联系,参加了许多工作,得到不少锻炼和收获。

文联,之所以具备桥梁和纽带的功能,这与文联领导干部的学养和作风密不可分。在纪念南通市文联成立七十年之际,我要说说我与南通三位文艺界的老领导、老前辈、莫逆之交的故事。



何晴波



季茂之主席与沈启鹏在博物苑(2008.5)



穆烜先生审读沈启鹏红色读本(2020.10)

1 我与何晴波先生

一位是市三届文联主席何晴波先生。何老早年在苏中四分区从事党的新闻、教育、文化工作,1958年因讲真话从省委统战部被排挤到南通。“文革”中,他与曹从坡、季茂之被称作南通文艺界的“三家村”,遭批斗,关牛棚两年多,受尽折磨。那时我在通中读高中,他是我们的校长。十年浩劫后,他任市文化局局长,我进了文化系统的书画院,成了上下级关系。1981年文化局分房,他住三楼我住四楼,又成了邻居关系。那年头遭

留问题多登门上访的也多,何老耐心等待从不受礼,送来的老母鸡也让家人送还。抗战时期他是进步文艺组织“春泥社”的著名诗人,晚年的他重操旧业诗作不断。去世之前昏迷两天两夜,子女们一遍遍给父亲吟诵唐诗竟把他唤醒。醒来第一件事,是把自己当月的工资捐给抗洪救灾。

何老写诗我画画,我们又成为以文会友的同道。他对我赴京办展写了两句话:“看了启鹏的展览和画,增加了我生命的活力,使我振奋,使我欣慰。我虔诚

地希望您的艺术造诣越深,更加谦虚谨慎。”并赠手书一件:“九层之台起于垒土,千里之行始于足下。”

我赴云南写生向他汇报,他又给我写信:“数百相片阅后十分欣慰。一、深入生活是现代创作的唯一源泉,也是中国画艺术水准提高的可靠保障。二、一个中年画家采凤万里,不辞劳苦,观察描绘,精神可嘉。三、这些有效素材必将促使你进入绘画新境界!”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位老领导老诗人对

2 我与季茂之先生

另一位是市文联的元老季茂之先生。20世纪40年代,季茂之参加革命工作,任教师、镇长,参加地下党领导的《诗战线》工作,解放后在市人委、市文化局、市文联长期从事文化艺术的领导工作。他从第一届文联至第四届文联(1979年至1980年的南通市文艺工作者协会未入序列,如算上应是5届),或挂职或驻会,或任秘书长或任副主席主持工作,前后长达半个世纪。我与他的忘年交也有46年。

我认识季茂之是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之初,他是南通文艺界“三家村”之一的“三反分子”,因大批判的需要,我悄悄去了市政府大院,观察被强制劳动改造的季茂之的形象特征,画了他的漫画像,可他并不认识我。后来我插队他下放,六年之后在如东县文化馆碰面了。他被调去写民兵斗争故事,我在创作连环画《虎穴夺棉》。我为自己画漫画丑化他的形象而内疚,鼓足勇气向他赔礼道歉。季老淡然一笑:“那是特殊年份特殊时期,可以理解,不必介意。”之后,同样深受迫害的何晴波与他相约,“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是受害者,不再追究”,表现出两位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和宽阔胸怀。

季老不仅培养、关心文学青年的成长,更是对我提携、帮助,倾注心血。首先,我在南通举办的所有画展开幕式、研讨会、汇报会,他都出席并讲话,给予热情的鼓励、中肯的建议。我1983年在文化宫的第一次个展、1988年在市图书馆汇报赴京展、1990年在书画院的写生展、1994年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江苏画家联展、1997年在博物苑的个展、2007年赴中国美术馆的个展及汇报会、2013年在博物苑的捐赠展,都离不开季老的鼎力支持。我退休之后,他还到我的工作室看看,并题词“弘扬传统,讴歌时代”。

最令我感动的是,1988年我在中国画研究院办展,他以实际行动“抓紧发现和培养人才”,指示文联出资800元资助办展。当得知大画家叶浅予买我的画,又撰文《有感于叶浅予买画》刊于日报以期鼓励后学,引起社会关注。2012年就是我的新著《我谢丹青》撰写了长篇读后感《成功的道路》,全面叙述了我的成长过程,充分肯定了我治学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,体现出一位文艺界老领导培养美术青年的一片赤诚之心。此文还录入他的专著《南国草》。

其次,他常与我分享阅读。知道他爱看《光明日报》,我向他全年赠阅,他就给我送书。先赠我文艺理论家王朝闻的小册子《不到顶点》,扉页题签:“这是我喜爱的小书,曾伴随我无数次的清晨和黄昏,使我沉醉在美之中。我们是好友,深知这本书对你更有用处,所以奉赠你。”后又赠近代著名书画家陈师曾著《中国绘画史》、日本画家平山郁夫著《悠悠大河》和美学家李泽厚著《美的历程》。2016年我从国家博物馆办展归来,季老特意送上于丹著《趣品人生》,说:“你对国家对人民都有交代了,现在要好好休整保重身体。”可谓语重心长关爱有加。

季老与我的忘年情谊还延伸到家庭传递给下一代,1974年他参加了我的婚礼,32年后他又赋诗书写装裱向我女儿祝贺。他给我的贺年卡中写道“我们是忘年交,您常给我贵重的信息和学习资料,并给我多方面的关心照顾,我很感激……”他长我一辈,又是领导,但总是他先来电问我和夫人好,新年里季老夫妇来我家拜年,给我夫人带上养生保健品。我们则祖孙三代去看望二老,送上《福娃献寿图》贺九十大寿。两年前季老不幸病逝离我们而去,但他依然活在我心中。

3 我与穆烜先生

我还有一位健在的97岁的忘年交,他是市第二届文联秘书长、著名的文史专家、博物苑原书记穆烜老先生。其实穆老当文联秘书长时我才上高中,八十年代初随王太祥副书记视察博物苑才认识他的。虽然他是我父辈之人,因有同样的文化观历史观,使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,40年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,我从他那里增长知识获得教诲。

穆老首先是坚定的革命者、老党员。解放前从事城市秘密工作,早在学生时期就投身“三禁”运动、请愿游行、“三一八”斗争。创作了大量杂文、散文、小说、诗歌,刊于地下党控制的多种报刊,他的名字常与曹从坡、徐惊百、钱素凡、顾迅一、章品镇、丁芒、季茂之、沙白等联系在一起。

穆老又是一位南通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奠基者和守护人,解放后曾在市委宣传部、日报社、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、市文联、社教工作队、博物苑工作。他为搜集、整理、保存、研究革命斗争史料和张謇史料,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基础工作,功德无量。因此,与邹强、曹从坡在“文革”中被批斗、迫害。任博物苑书记后为保存、利用史料重新建章立制打好基础。

听穆老说,他1963年调进文联,1966年“文革”就来了,时间不长。重点是办创作学习班,培养文学、音乐、美术等方面的工农作者。比如培养农民画家小马、工人作家小周,组织人员赴几个纱厂搜集新老民歌,编辑出版《南通民歌》《大跃进之歌》。

穆老是文博界的老者,我是文艺界的后辈。与穆老交往的四十年,正是我参政议政、保护遗产、守望家园的四十年。遗产保护成为我们见面谈论最多的话题。他也喜欢《光明日报》,认为“有学问有精神唯独无广告”,每次去看他,我就给他带上一叠剪报,顺便传递讯息。我从他那里可以获得许多文史知识和他的思考:濠河形成的历史遗迹还要保护、南通新兴木刻运动有必要搜集整理、五山山体保护应有举措、大储堆栈可保护利用建成民俗馆、城市名人雕塑应考虑表演艺术家江村、十八里河口古代农业文明研究要从“东海徐夫人墓志铭”着手、北京去非首都功能可策划“南北通州展”、通海垦牧公司旧址立《荷锄图》《东海牧夫长》元素的浮雕、历史街区一定要有原著民、通师一附旧址宜建教育博物馆……九十多岁的老人仍为南通长远发展思考,实属难能可贵,我从中得到教益与启示。因志同道合,他也乐于让我成为他的“代言人”。

我曾将创作的大幅历史画《风物事新——张謇创办中国第一个博物馆》捐赠博物苑,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收藏。为此穆老总为南通无此画而惋惜,我下定决心又花整整半年时间完成第二稿,由博物苑借展于首都博物馆“中国现代化的先驱——张謇”展。我作《山高水长松鹤同春》贺穆老九十寿辰,邀穆烜、沈国平、季修甫三位九秩老人雅集通中叙旧。穆老年年给我贺卡,都会写上一段推心置腹的贺语。关注我写的吴良镛系列文章多有褒奖,要我“自我减压,有所不为。为了国家,为了家乡,为了家庭,你要实现书画家的长寿!”情真意切令人动容。我也常去电话问候,愿他百岁期颐福寿康宁。

在纪念南通文联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,我仅通过叙述与三位老人的故事,以对许许多多不同岗位、以不同方式,对南通文艺发展作出贡献的历届老领导、各艺术门类的文艺家们表示由衷敬意!我相信,在为人民、为社会主义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,南通文学艺术事业一定会书写出新的更加辉煌的华彩篇章!